

三十五年后我回归天主的旅程

我想向你诉说，我生命中充满曲折的故事。住在葡萄牙的 Manuel 说：「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天主从来没有离弃我。」

2021年10月9日

我叫Manuel，今年52岁，是个机械工程师。直至现在，我的生活并不算是模范。我想向你诉说，我生命中充

满曲折的故事。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天主从来没有遗弃我。

我在1968年4月生于里斯本。我是一个商人暨画画老师的独生子。我在成长中有点害羞。然而，我一直梦想有一天拥有一架电单车环游世界。

我11岁那年，父亲在Coimbra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。我起初很难适应新学校及新朋友。有一天新学校里的一个同学介绍主业团给我认识。他邀请我去参加棱镜学会的一些广播制作课堂。那是主业团在Coimbra的一个倡议工作。由于我不想被打扰，我告诉他我比较喜欢我自己的电子项目。该项目是我的嗜好。

职业梦想及海外旅行

我的父母试图将自己的信仰传承给我。我在里斯本领洗并在星期天去望弥撒。我8年级的时候陷入信仰危机。那是典型的青春期状况。我的母亲给予我自由度，问我是否愿意领坚

振，我拒绝了。然而，我并不是一个叛逆者。我时常跟父母交谈。他们教会我很多，并给予我关怀和尊重。

1986年9月我考入Coimbra大学的电机工程系。我一向对技术科目有天份。我很享受学习这些科目，而且成绩很好。我在课堂和实验室认识了很多好朋友。那些友谊持续了很多年。我们有时共聚晚餐以保持联络。

我以良好的成绩并怀着很高的期望毕业。由于我仍然对旅游及海上世界充满梦想，我的第一个职业经验，跟其他同学的与别不同。我在加勒比海邮轮上从事6个月的船舶维修工作。我为船只进行简单的技术维修，甚至为残疾人士的轮椅修理轮子。

在该艘船上，我认识了一个人。他告诉我有关海洋开采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生产。我对这些领域比在船上工作更有兴趣。我不知天高地厚，决定在Glasgow读一个相关的硕士学位。毕

业之后，因经济不景气，再加上没有专业经验，我找不到工作。

命中注定的来电

我回到葡萄牙去累积专业经验。我在里斯本附近的一个船厂从事工业设计。我知道我只会在此工作一段有限的时间。那是因为若然机会到来，我仍然希望到外国游历。我没有想要结识女朋友或组织家庭。我那时的生活只专注在事业上。

1996年4月，我被一间公司聘用到荷兰南部的一个城市Leiden工作。我加入了公司内的一个队伍。该队伍在一个用于储存及运输石油的浮动装置上工作。我对我的工作及新国家都感到满意。然而，六个月后，我收到一个电话：「Manuel，你父亲患上末期癌症。」

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。正当我的事业看似上了轨道，我却面临着要作出一个艰难的抉择。我决定回到葡萄牙

我父亲的身边。我很肯定我所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。但是，我在想：「天主，在我的生命中你在何处？」我感到完全迷失了。

父亲在几个月后离世。我亦开始质疑我生命中的优先事项。我回到Coimbra去进修并认识了一个女朋友。在我修读电机工程学博士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位实践自己的信仰的教授。我告诉教授我生命中的起伏。他向我讲解有关天主及圣施礼华著作的事情。那时候，我将回到天主怀抱的念头放在一旁。然而，我却记起曾经阅读过主业团创辨人的著作，并且，喜欢部份的作品。

当时，我的博士学位学习以及我与女朋友的交往都并不顺利。我决定我必须要重新开始我的旅游。2001年我去了美国达拉斯从事建造钻井平台工作。9月11日当天，我正在办公室完成一个重要任务之际，双子大厦被攻击了。由于我正在埋头苦干工作，直

至翌日我才知道这件大事。不久之后，我决定移迁到新加坡继续在同一间公司工作。

与一位印度教徒谈及天主

我经常往返葡萄牙，并与一位在念高中时认识的年轻女士，重新建立友谊。最后，我们订了婚并于2003年举行婚礼。我开始在葡萄牙找工作。当时我以为我会在葡萄牙度过余生。

然而，天主自有祂的旨意。而祂的旨意，有时候，很难令人明白。我的妻子在我们结婚后六个月离世。我彻底崩溃了，并且好几年都无法恢复过来。我心灰意冷，再次埋头于工作。

我接受了一间丹麦公司的一份工作，该工作涉及在挪威及泰国从事海上项目。其后，我在公海的平台上工作。我在苏格兰、安哥拉、加拿大及巴西度过了一段时间。我的工作非常繁忙紧张。我必须解决构建平台的重大技术上的挑战，及保持平台正常运

作……如处理船上起火、风暴、洪水、气体泄漏等问题。

我喜爱我的工作，当中结合了4星期的繁忙紧张工作，及之后几个星期的休息。休息的时候，我经常过着自我的生活。我利用那几个星期的休息，回到葡萄牙探望母亲几天，并且和一些葡萄牙朋友一起驾驶摩托车。我亦阅读很多书，但是那些书并不是全部都对我有益处。在离岸单位的生活充满多元文化色彩。我的同伴来自世界的每个角落。我可以在空闲的时间与他们进行很好的交谈。有一天，在巴西桑托斯湾「Cidade de Saquarema」的船上，当我与一位虔诚的印度教印藉工作人员交谈时，上帝的话题出现了。该名人士甚至在知道我生命中的悲剧之前，就告诉我：「没有人比你的父母更爱你。如果他们在天主教信仰中培养你，那是因为他们十分爱你。」那一刻我想：「我凭什么可以怀疑这一切？难道我一直生活在傲慢中吗？」。在公海上的那

次交谈，对我的生活至关重要。这是浪子回头比喻第二部分的开始。

经过530次乘飞机出差后（我有保存所有的登机证），我在2019早回到葡萄牙。回国后，我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。医生并说，那些飞机和直升机旅程，令病情变得更差。他们建议我减少出差。我因此在葡萄牙永久居住。

那段日子，一个我很爱的亲戚离世。我爱他犹如他是我的父亲一样。我正好赶上到达里斯本出席他的葬礼。葬礼上神父的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我也意识到，天主令先前我在Coimbra当研究员时认识的前度女友皈依。她告诉我她已经原谅了我。她的好榜样及祈祷对我的帮助很大。

我亲戚葬礼的几天后，我接受了手术。那本来是个简单的程序，却出现了一些并发症，使我身体复原得很

慢。事情的发生，成为一个新的契机去重新审视我的人生方向。拼图中的碎片似乎都掉落在适当的位置。

回家的路

当我从手术恢复过来后，我决定与母亲一起去主日弥撒。堂区给予我家一般的感觉。我的信仰生活空白了几十年，然而，回到堂区却不感到陌生。我们的主，本着祂的美善，想给我一个记号。那个主日的福音经文是有关浪子回头的比喻。

我开始重新实践我的信仰，并尝试去增进我在信仰方面的知识。我满怀喜乐地在去年10月领坚振。该项领坚振礼仪，由于疫情延迟了几个月。四个月的延迟，相比起四十年前母亲首次问我是否领受坚振，显得微不足道。这令我对领受圣神的礼物更表感恩。我的代父母，就是我先前提到的大学时期的女朋友。

我再次与Coimbra的教授朋友联系起来。他是主业团的一份子。他很高兴知道关于我皈依的消息。由于Coimbra中心的每月定期的退省及学习圈在网上进行，我便开始「在远方」参与这些活动。第一波的疫情一结束，我便开始亲身到就近的中心参加晚间退省，并开始接受灵修指导。

我现在与母亲住在里斯本，并当能源企业的顾问。这个故事如果没有提及圣母玛利亚并不会完整。我在花地玛圣母堂区领洗及初领圣体（以及，现在最终领受坚振）。我转化后不久，我带着信徒的新眼光去花地玛朝圣，我心想：「来到这里多好！」我知道圣母从来都没有离弃我。一如葡萄园雇工的比喻，我可能属于那些在「下午5时」被雇用的雇工。但我希望做的足够工作来赚我的工资。在我生命的迂回之旅中，我非常感激我的父母、朋友、葡萄牙教会及主业团。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
zhs/article/san-shi-wu-nian-hou-wo-
hui-gui-tian-zhu-de-lu-cheng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san-shi-wu-nian-hou-wo-hui-gui-tian-zhu-de-lu-cheng/) (2026年2
月6日)